

我的學生所教曉我的

馬傑偉

月前，尼泊爾一個僧人，到香港大學演講，盤膝坐在講台，他分享的不是宗教，而是寬容誠實對待自己。現代城市人習慣了用理智指揮感情，腦袋控制心靈，在社會打滾，很快學會了投入各種社會角色，功利而有效率地做一個有生產力的人，卻往往忘記了如何享受身邊沒有太多功利計算的美好事物。天真的小孩很容易快樂，很直接表達哀傷。成年人懂世故，能夠成功的收藏喜怒哀樂。僧人說，現代人需要開放心靈，真切感受自己。他說，人死前你問他，一生最可懷念最值得自豪的是什麼？一百個人中間可能只有一兩個會說：「我為擁有兩隻名牌金錶而自豪！」大部份瀕死的人都記掛親人、朋友；最自豪的事，往往是他曾幫助了別人而令他們的生活更快樂更有意義。誠實、善良、施予、互助，人到了最後回想起來的，就是懷念人性的善良。

我相信自己是個善良的人。但在三十到四十歲那十年，全情投入於事業，為學術研究而廢寢忘餐，不知不覺疏遠親人。學生在課餘時間找我幫忙，有時問一問生活的煩惱如何解決，我表面上仍有禮貌的扮演一個好老師的角色，但心裡關注的卻是自己的論文工作會不會受到阻礙。一切拖慢我工作的人和事，我漸漸開始想辦法逃避。努力經營一個學者的好形象，心裡卻以自己個人的成就為最重要的功利考慮。表裡不一但就這樣扮演一個成熟穩重的成功人士。

那些年，有一個碩士研究生 Linda，給我上了深刻的一課。我跟她沒什麼私交。她研究日本漫畫，常常很苦惱的求問於我。我作為論文導師，也盡力做好角色。Linda 出身於基層，是個木訥勤奮的學生，但我真的沒有多餘的精神關心她學業以外的問題。畢業後她留在學院當助教，偶然也會問問我上課講學的技巧。有次她很凝重的告訴我，她可能患上舌癌，把病情說出來的時候眼神流露萬分焦慮及惶恐。我漸漸知道她與父母關係不好，一直以來把我當作半個父親而我卻不知道，而我只是很功能地把她當作眾多學生的其中一個。但年輕的生命受到威脅我不能硬著心腸不管。

到了化驗報告出來那天，我和太太陪伴她到屯門醫院見醫生。噩夢證實了。餘下的一年我伴她走了人生的最後一程。病情急轉直下，經歷了化療的痛苦，他的父親沒有理她，母親則下了最大的努力照顧她。她家沒有車子，我負責接送她進出醫院。最後一個月，她寫了一封信給我：「……

雖然我做好心理準備，但並不代表我會放棄。我仍堅持活好每一天，縱使生病，但讓我明白到身邊有這麼多人疼錫我，我是多麼幸福。有時候，真的要失去某些東西，才能深切明白一些道理。」

她很想走不動之前回到母校中文大學。那是個陽光充沛的下午，我從醫院把她接回中大，扶著她到天人合一亭看八仙嶺清麗的倒影，在百萬大道坐一會回想她在學期間出入大學圖書館的美好時光。那是她在病苦的日子很快樂的一天。回程的車上她久不久咳出濃痰，太累了就閉目養神，但還是流露出安穩愉悅的神色。後來她又寫信給我說，躺在瑪麗醫院床上，可以遠望海景，陽光好的下午，海面金光閃閃，有時依稀看到遠處大船上有船員在幹活，清潔甲板什麼的，她就深深覺得活著真好，可以工作真好。她寫道：「人到了快死的時候，很羨慕你們還活得健康的人們，可以享受生活的種種。」她最終離我們而去，但她短暫的一生教曉我一個簡單而重要的道理。功利野心，能推動人追求成就，但生命更重要的是關愛、親情和友情。

那一年，我放慢了腳步，把學生完全當作一個整全的人來看待。那一年，我與她並肩面對病痛與死亡，我將銘記於心。當中的互相扶持，遠比我在事業上的成就重要。她的死，教曉我如何活得真誠，以感恩的心，珍惜生命，善待自己，善待他人。